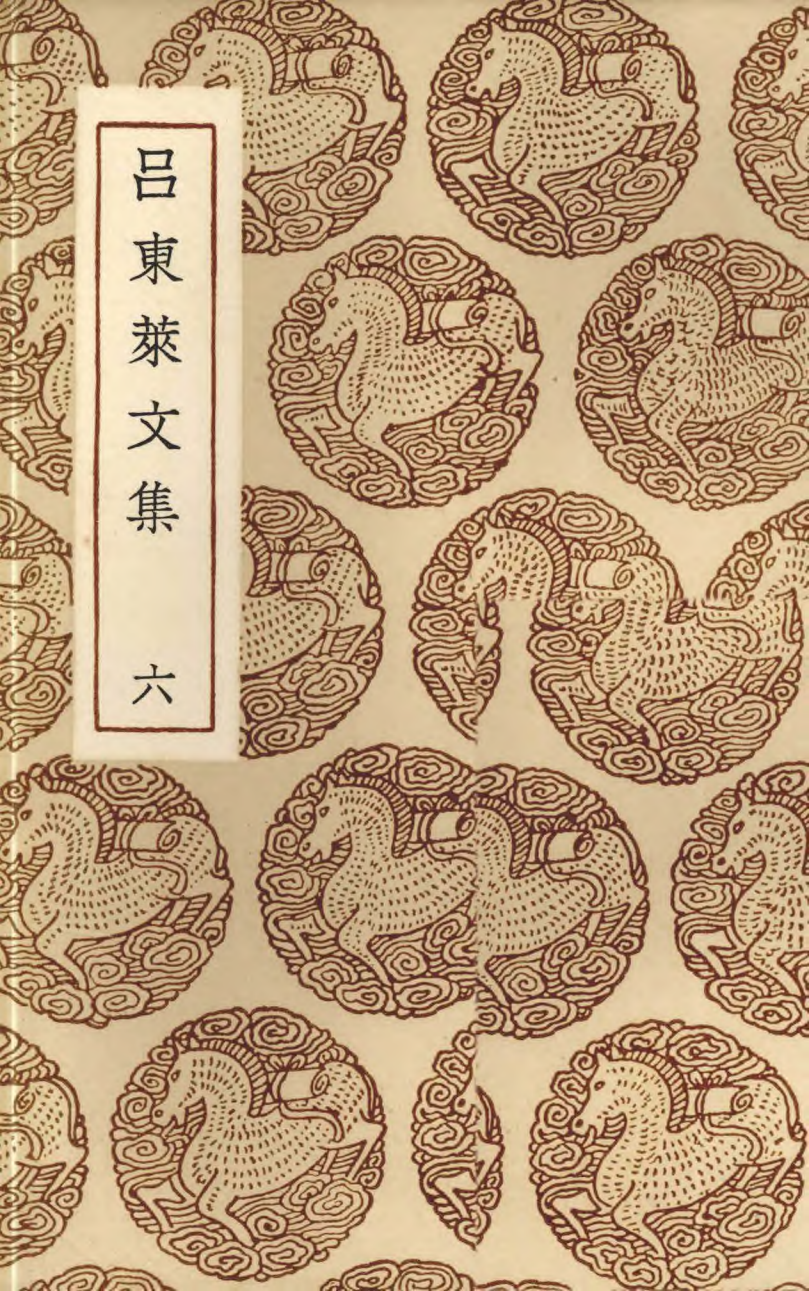


呂東萊文集

六





呂東萊文集

(六)

呂祖謙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五

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詠諷。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煥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

則爲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爲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

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諄復序謂尊敬師傅蓋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倦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缺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窈窕之道當寬而不迫譬如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聖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二至于三則人欲都忘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一詩其窈窕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輕舉

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鑒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死灰者耳。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爲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綠衣序言莊姜傷己，深得其意。傷己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己之所致。絺綌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敍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遠，遠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至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爲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爲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至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至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

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是爲女，乃忍棄我乎？

施丘 狐裘蒙戎，止褻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摧謫，他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卻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耳。退惰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爲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揜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爲載之於詩耶？蓋聖人之心，與天爲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故自然道得。

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爲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下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耶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夫人雖爲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四章區區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芣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芣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抵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芄芄然在野與王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抵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賢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萋竹猗猗

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跡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僩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言見其威儀容貌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武公之德爲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故人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諉兮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爲而不爲。此理之常。力可爲而不敢爲。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爲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奔走轉運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束薪亦爲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爲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王戊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戌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罄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尙有未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

僞飾耳。尙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問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閒 十畝之閒。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書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抵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閒閒。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他。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

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碩鼠。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斂。他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他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大。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始從而輕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爲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自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大河長江。固可以游泳。然以溯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國小自卑也。若後二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暮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兩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胸中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騁駟。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他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棠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時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和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而室家樂。而妻孥是究是圖。竄其然乎。大抵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爲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卻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未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己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旣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卻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他卻厚評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不忍歸過於君之意。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驕。或好

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他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掃除。如何革亂爲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兩句極有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恐之將。是人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瘼憂以瘳。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此。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卽幽王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卽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覆包涵。他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卻狹。如無容身措足處。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己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大小。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芻矣富人。哀此惇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以爲僥倖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

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兩無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曾我讐御。慘慘日瘁。小臣尙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爲明皇憂是也。

巧言。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爲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之所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敬也。言非能止於共敬。但爲王之病耳。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尙能之。況讒言易辨乎。往冉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彼何人斯。至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歸於海。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常治。我但盡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鶉匪鳶。至潛逃於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草木之微。

尙得其所。我卻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角弓 解解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爲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猶此。

菀柳 天敍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棄之矣。人君讀此詩。則當自警。人情雖不忍輕棄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則人情厭棄矣。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無不咸在。泰和之中。如維縱維繡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然此詩之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生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況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爲。

蓋有曾孫以爲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耆。願老者之壽考無已。非自求福也。既醉。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浹洽厭飫。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爲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籩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玩。既言成王之德發越不見。籩豆之閒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籩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繼前二章也。室家之壺。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複而不能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 篤公劉至 爰方啓行。統論 二章 篤公劉至 韓韓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 三章

篤公劉至 于時語語。四章 篤公劉于京斯依 踰踰濟濟 俾筵俾几 鋪筵几以 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 曹 也。造 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饗神 食之飲之 君之宗之 大規在于耕戰 然教之端禮之始 固以開于此際 矣。五章 篤公劉至 豳居允荒。荒 大也 又度其西山之陽 以居 生生之 六章 篤公劉至 芮鞠之即。此章又

居處蒸蒸盛密。生生不已。又將卽肉而居矣。此最可見花正開日將中意思。

板

上帝板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者有矣。出話不然。爲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凡伯謂我雖與汝臣異事。異事。謂爾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爾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監謗之時。不敢與他人語。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爲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弗從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爲安。匪我言耄。爾用憂譴。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爲古老。我言初不古。爾卻假憂。顏曰。可憂。是譴我也。威儀卒迷。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自欲言。此章不可言矣。民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救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連上文言。天導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邪僻也。佻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爲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亂。衆叛親離。他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爾敬天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

而言若能敬。則出話必不肯爲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爲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爲三代矣。

抑人亦有言。至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爲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耳。夫至使天下疑哲人爲愚。則爲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其事。其視缺畝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至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爲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至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爲可繼之道。此亦尙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爲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尙共敬而明刑。況子孫乎。蓋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至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厲王用小人。以斲喪其基業。亦如人將採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芘。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爲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芘。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詳看前四

句。其理自見。國步蔑資。至至今爲梗。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卻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民則以爲好。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尙有力呼天。至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嗟爾朋友。予豈本不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西也。然飛而巳。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不救也。

天作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之岐山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乃一詩要處。後思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爲人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是。太王。

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細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如蛇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戮。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戮。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無怨惡不平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戮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爲武庚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爲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爲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如此則知此詩之意。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六

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胸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卻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擯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至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閒。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曾子曰。參不敏。何

足以仰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爲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爲人子之禮。至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爲心。故以親之體爲體。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至交游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偏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記禮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爲外物所移易。有爲歲月而變。有爲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爲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爲爵位而變。惟其養得熟。故不爲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爲仁之本是也。交游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爲。誠則形之謂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悌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悌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乃至於再。至於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爲求物必欲得之爲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毋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爲。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爲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爲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遇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怒。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遏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疏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尙齒。其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然

後記之。至於動容周旋之可爲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惇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闕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惇史。惇，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從容款曲，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伺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意思。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冶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惇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義。三年視敬業樂羣。

不致輕易。

五年視博習親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

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至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由來。爲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知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常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閒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閒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悌之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爲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於觀感起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爲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

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躡等。古人爲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卽是躡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爲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爲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爲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執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生於隱。顯生於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看見此與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獲陷穽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作心不能安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恥近乎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足與不足。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力也。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爲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能。

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爲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的。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卽是。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周禮說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闢。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如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於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闢相賓。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止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義而言。五比爲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爲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

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黨爲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饑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井地必闕。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鄉。方使之相賔。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嫻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賓興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於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之於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閒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卽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閒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徧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旣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旣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撤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

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遍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閒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并牧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閒。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閒。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閒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

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也。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蠹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蠹惡。而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燬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燬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閭。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更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

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燉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痒。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則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悌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灑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友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至久。其條目爲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前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教以國

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鑒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閒事。子弟之所以學。卻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略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旣設掌樂之官。卻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

本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蓍之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閒。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是可見。節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閒。便有感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十六

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尙能延年。豈如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七

論語說

便指孝弟爲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爲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爲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爲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害義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卽堯

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爲是非。亦且隨旦暮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自著不得惡念。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着。若不曾著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足。然又不可住。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之而已。胸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己。須是見一不賢者。恍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

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禹舜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爲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恍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爲不預己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爲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病在腠理。蓋扁鵲專以治病爲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以父母爲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非是忿戾剛很。見略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看。若諫時忿戾剛很。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必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此見得人子於父母無己意思。夫左右周旋。救正其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救正父母。何怨之有。若如此。雖警賈爲父也會。

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舜爲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爲心。見幾不諫。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很。常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木不可雕。糞牆不可朽。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以規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牆。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而氣衰。蓋當此時。胸中憤憤。莫知所主。如何救得。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爲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間。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爲不直。此卻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醯於鄰爲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充此心去。足可爲顏孔。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爲妄言以自飾。必爲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之耳。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聖人師弟子之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爲先。蓋凡人之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卽此亦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止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仁切近之間。政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因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卻是說此三事。觀曾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簋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卻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爲學最切。曾子反覆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簋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詁。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爲無。以實爲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僞不情。爲顏子者。蓋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以爲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者。夫子自以爲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卻是病。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爲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爲禮。禮理也。雖違於

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衆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減之。至祖宗祧廟之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己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胸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閭閻而閭閻與下大夫言。不期侃侃而侃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心。非月也。

爲之難。言之得無訕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爲道既難。則言之亦難。今牛之言不難也。豈能爲仁乎。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歟。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衆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游息宴閑。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爲。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意。此所謂脩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忘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旦至莫。未嘗不有此三者。須是時時點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周衰。治體不明。雖孔門高弟。尙不能辨。孔子特因再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爲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爲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處。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爲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閒者。尙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爲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

治至和帝稍憎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爲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爲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在當時克己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閫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己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爲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而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卽是出其位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限量。則是

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爲多，是以爲不足爲。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閒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濁，見螳螂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衆人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聲，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當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量，尙不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曉之之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淺深，又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爲美。擇必處仁。大抵爲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宜乎見拒於聖人。其二是闕黨童子。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何故。以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旣變。地位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卽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已成物者。至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孫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

邪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漸染涵養。吾之氣質亦將爲忠信之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透。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疎漏。自然激發進步。爲學友此三人。安得無益。友便辟。辟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爲之人。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辟。便佞所損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便辟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爲之人處。便入便辟。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辟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爲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已。樂佚游。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爲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樂逸游。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非庸人，卽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成就處，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章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旣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皆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許以爲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肅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與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

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爲。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爲。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間。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僞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訐以爲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訐以爲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

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義爲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看孟子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壅滯如此潔淨。警策如此親切。當時之病。固大。孟子之藥劑。量亦大矣。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四者無日不當脩。何獨暇日。所以暇日者。講貫之謂。

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歟。王請度之。皆是。孟子警齊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警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發。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止畜君者。好君也。聖賢開人君。自有道理。齊宣王方以雪宮之樂。誇詫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可獨樂。已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齊王之身。其言雖指齊王之失。亦不至於激其怒。常人聞人君之言。便阿意曲從。逢君之惡。固不足道。至有雖欲開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答大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既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不致蹙迫。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既已如此說。然後卻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大凡人君不與民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福。及一旦有不測之禍。如衛懿公伐狄。兵有使鶴之怨。其失方見。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此三句當細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見說王字。便謂以王天下之利誘人君。殊不知此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兼當時齊人最信管晏之事。如曰。子誠齊人也。知

管仲晏子而已矣。便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好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真情。下一句。言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辭。尋常人若只去遊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悟。晏子卻是景公飾辭上。便認作真情。卻稱美之曰。善哉。問也大凡聖賢見人有一小善。雖未甚至。便稱善。乃是提撕喚起其善念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止。秋省斂而助不給。蓋諸侯天子。凡一出。一入。必要正名。使天子知巡狩時。止於巡所守。則巡所守之外。不敢做他事。諸侯知述職之時。止於述所職。則述所職之外。亦不敢做他事。一出一入。無非爲民事也。如省耕省斂。是也。夏諺曰。止爲諸侯度。此見得三代之時。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爲民見。君之出入。亦知其爲己。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人君初間看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毫不是。便蹈流連荒亡四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實嚴實拘。惟晏子善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用處。一經孟子舉起。精神便是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公。孟子舉起。便可以爲萬世法。是過他數百倍了。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爲民。凡一嘖一笑。無非爲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爲學。凡一語一默。無非爲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如舜既爲帝後。取諸人以爲善。如治水取諸禹。典禮取諸夷之類。此固易知。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不知取何人爲善。只緣舜之心。念念在此。正所謂無非事者。想舜當時。聞耕稼陶漁之言。如聞都兪吁咈之辭。對耕稼

陶漁之人。如對臯、夔、稷、契之輩。惟其念念在此故也。後之學者。苟志於爲學。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阜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

滕文公問止強爲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於孟子。戰國凡強國七。滕最小。寡不勝衆。弱不勝強。固所當憂。緣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爲國。須是理會令我自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則懼。弱則喜。且仁義不終。教化不行。紀綱不振。皆當自正。公不此憂而徒憂其外。孟子舉太王事告之。卻自內言正。所以糾其心之訛謬。文公又問曰。滕小國也。止從之者如歸市。文公又謀於孟子。孟子又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犬馬、皮幣、珠玉。不免。然後屬耆老者。太王雖視棄一國如棄敝屣。然未嘗才被狄侵便去。初以皮幣。中犬馬。終珠玉。至此勢窮理迫。然後不得已。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人事未盡。但一付天。不可。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止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又設一端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可否。大凡道理都是一致。有棄國如敝屣道理。有效死不去道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王。或一旦棄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尙有一毫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量。然後可以做此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諸侯而匹夫。自安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己。孟子舉此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酌而爲之。

魯平公將出。止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則

爲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己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譖。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處。且引賢者爲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卻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禮士之主。竟爲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止是以不往見也。初時。樂正子曾舉薦孟子。平公故欲往見。旣爲臧倉所阻。樂正子故爲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平公或者一句。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說。設或者之辭。所以爲臧倉諱。樂正子爲辨曰。所謂踰者。前以士則三鼎。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俎多寡。蓋官秩貴賤不同。非所謂踰。平公曰。否。爲棺槨衣衾之美者。此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而疎樂正子處。大抵人親昵此人。必巧爲此人討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止是言其後喪踰前喪一句。初不曾有棺槨衣衾之說。此平公欲爲臧倉討道理。故爲此言。樂正子又爲辨曰。非所爲踰也。爲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親。乃曰。前以三鼎。卻是於富不盡。於富不盡。似不逾。適所以爲逾。貧富兩盡。雖迹不同。其實則同。平公於樂正子則疎。於臧倉則親。樂正子以疎閒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樂正子所以卒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告於君。止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旣被臧倉閒阻。又爲之辨。挾不平之心。與孟子言。凡

人見彼以不平告我。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初不以此爲介。故孟子所以答之者。無一毫不平之氣象。諷味此語。則樂天知命。居易俟命。亦不過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爲孟子。初不會有怨臧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於外。樂正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忿不平之心。至此亦想見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

公孫丑問曰。止惟此時爲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萁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萁稗。至於熟。豈萁稗之比哉。彼五穀不至於熟。亦無用之物而已。學者於此。不可不深思。知萁稗已熟。不如未熟之五穀。則不可爲管仲之學。又知五穀之未熟爲無用。豈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孟子弟子所見。只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以管晏望孟子。孟子固已力排之。而丑且曰。管晏猶不足爲歟。及告之。丑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子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對曰。脩己以敬。亦足矣。必反覆詳問。旣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已乎。言皆類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此孟子之門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

舍己從人。人當思舜之己。尙自舍了。況小己之私乎。若吝驕封閉者。安足知此。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止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孔門之爲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門人不敬子路。若不爲衆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曾西。管仲一段。如論未同而

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曾子一道說。子路之聞過則喜。實百世爲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而前不怒者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唯欲聞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爲學。亦須於聞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句。禹聞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等閑看了。唯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拂逆齟齬。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孟。人都作等閑看。故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舜有大焉。見得前二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處。大凡天下之至理。渾渾乎在天地萬物之間。人自以私意小智。阻隔蔽障。舜何異於人哉。無阻隔蔽障而已。子路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工夫。洋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最難。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